

# 我的父亲是流氓

作者：于建嵘

(上接2015年7月17日第8版)

### 三

父亲和高姨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半点传奇色彩。刚解放那时，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按电脑程序一样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自古以来，就将江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也就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得。高姨就是父亲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亲拥有当时天津较有名的纺织厂。高姨是这个资本家最小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夫妇的校友。也许正是南开的革命激情的影响，高姨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南下部队来到了湖南，后来就同我父亲一样转到地方从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我父亲担任县委书记时，高姨就是这个县的妇联主任了。

父亲是在与我妈办完离婚手续不久与高姨结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窦初开的高姨爱上了年轻的有为的县委书记的。她感到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是那样优秀的。她出身赤贫，苦大仇深，经过革命战争洗礼，那样具有革命的理想，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粗鲁也应该视为革命者的粗犷和豪气。当父亲知道高姨爱上他时，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请来了他的老首长，在他的老首长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组建了让多少人眼热的革命家庭。

在我妈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亲和高姨家。我妈死了，村里人没有通知我父亲。村里人说，他已经将她休掉了。这

么多年他又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是不要告诉他了吧。于是，我这个孝子作为唯一的亲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我妈埋葬在她母亲的坟墓旁。但对只有十二岁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饥饿折磨的村里人却一致认为，应该将我送到城里去。他们说：当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来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会要儿子的。于是，我和两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来到父亲任职的那个县，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大院，站岗的却不放我们进去，说先要通报。村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他原来的老婆死了，我们给他送儿子来了。过了一会父亲的秘书就来了，将我们接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很有教养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习惯地将手伸向了我。见我害怕一个劲往后退，父亲就用他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宁子，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有十二岁吧。”村里人诉说我妈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抚养，而是怕跟着学坏。父亲先是有一些吃惊，然后中气不足地说：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宁子是我的儿子，就放在我这里吧。之后就叫秘书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饭。

这是父亲为官后第一次请村里人吃饭。特别是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代，请人吃饭是给人很大面子的。这种事对于农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刚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县城当官后，村里人来找过他。有的为了找工作，也有为了各种难事来请求帮助。父亲都拒绝了。只要有人提出此类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参加革命，不要说好听的，原先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过日子，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提着脑袋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找他了。这些事让还不是我父亲爱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无比崇拜的心情写成了文章，在报上说父亲革命性和原则

性很强，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福利。我想，父亲看后会在心里说，“妈巴子的，狗屁亲友，老子落难时谁都欺负我这个孤儿。”然后就会黯然神伤地沉默好一会。对父亲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有点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许对原先欺负过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感到内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他了，大家闲谈时也尽量不提到他，好像他与于家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与外人提起父亲时，那种自豪感就特别明显。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这难得的一餐，那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见的白米饭，心满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不敢直视这个陌生却十分想念的父亲。父亲用电话叫来了一位女人。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父亲是同她用官话加家乡的话说的，从我能听到的是“他妈饿死了，送他到寄宿学校”等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最后，那女人的说：“他终究是你儿子啊，就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说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宁子，我们回家，好吗。”我看着父亲，只见他眼含着热泪，用感激的声音对我说：“还不快叫妈。”见我沒有开口，那女人就说，“就叫高姨吧，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姨。看惯了村妇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丽和气质。那时的高姨，已经同父亲为革命制造了两个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四岁的大弟高兵和二岁多的二弟高阳。她作为少妇区别于少女的只是那本来圆滚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圆滚，更加鲜嫩。她的笑是那样灿烂，好看的红晕印着两个令人心醉的酒窝。她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体现出知识女性的矜持和圣洁，善良而贤慧，且充满了温情。当然，这些形容词都

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像我们村里供着的观音菩萨一样，高高在上，让人仰视，让人崇拜。更准确地说，我真有点忌妒这个在村里广为流传其劣迹的父亲，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气，竟能占有高姨这样的女人。我多么为刚死去了的我妈抱不平。

父亲和高姨的家在县委大院的后院里，是一间近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房子里除了床和书桌外没有其它东西，比起朝龙大伯原来的家差得远了。高姨是用布帘将房子分成两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两位弟弟的房間了。那只能挡住视线的布是没有办法隔开那无孔不入的声音的。这样，也就将父亲那曾经严重影响于家人生育的恶习传染给了我。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当我听到用布帘隔开的房子那边传出高姨那压抑的娇喘声时，有一种少年男子的冲动就会折磨我，随着那优美而令人烦躁的声音的结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动就变成了怒气。这时，我甚至想为可怜的我妈做出一些让父亲和高姨难堪的事情来。当然，我总是什么也不敢做，可以说也根本不想做。只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后，我才理解父亲抛弃我妈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我妈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能与高姨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得到像高姨这样的女人而与像我妈那样的无貌无才的村妇离婚的。何况，那还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婚姻，我父亲也许真得对我妈根本就没有那相依相恋之情，有的最多只不过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待续——

说明：摘自百度文库。这篇小说原发表于大型文学期刊《长城》2009年第5期上。

(上接2015年7月17日第8版)

### 我和我的孩子们

她第一次回家探亲，我不能留在家里。那是1969年的春天，我被分配去黄山茶林场劳动，必须在她到的第二天随队伍出发。她的一句话深深地凿在我心里：“妈，我不是来看望这两间破屋子的啊！”幸好，她爸爸被允许回来和女儿过完她的假期。

这次她回来帮爸爸给哥哥寄每月的生活费时，接到了退款，才知道哥哥在北京派出所扣押了起来。她不敢告诉他爸爸，更不敢告诉我，怕我经不住那样的刺激。哥哥为了“五·一六”的问题，在六七年到六八年，曾经被公安机构拘留过八个月。到了六九年十一月以后，又与我们中断了联系。我知道又出事了。七零年，去黄山的路上，我看到有关镇压“五·一六”的宣传招贴，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右派，还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的家属了。在那之前，两个小的儿女，一起去了黑龙江。他们在信上说：哥哥原来说好在河北、山东交界的一个小县城的火车站去看望他们的，但错过了，没有能遇见，很失望。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和两个小儿女不再在信上提及这个哥哥。好象是有了默契，谁也不再提起这个下落不明的人了。

五年后（1974年底），政策下来了，一家可以留一个孩子。小女儿调回了上海父母身边，在离家很近的一个路边小店里做营业员。她是最早知道哥哥已经被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的消息的。一年后，也是她陪我和他哥哥一起去镇上报户口的。户籍警看到一个穿着青布棉衣裤、憨态厚厚的男青年和我们一起去报户口时，很不礼貌地问了一声，“会写自己的名字和住址吗？”妹妹很生气，想回一句话堵堵他，哥哥却说：“会写几个字的，我自己写吧！”五年的牢狱生活，给了他本来没有的那份幽默。他不久被分配到河北馆陶的一个公社里当农业技术员。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他报考本校的研究生，却因为这段历史，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时过境迁后，他在京沪两地都教过书，都得到了优秀教师的称号，还得到过一个联合国西屋奖。至于那偏僻的五年多岁月，除了补发了工资，就只好随它去了。

应镗最疼爱的孩子是我们的女儿，比大女儿小五岁。才八个月时，她病了一场。我们那时在高桥工作。高桥的第七医院我是很熟悉的，内科主任是我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为孩子们的小毛病，我和那儿的医生们很熟悉。这个小女儿也是在他们医院里出生的。孩子开始有点发热，不以为是什么大事，因为八个月大的她还没有生过病。这次，她忽然发高烧、昏睡，一抱她身体就僵直，我急了，把她抱去送医院，让医生看一看。内科主任张医生一看就叫我把孩子留在医院里。我不懂得医学，对什么病有什么症状也不知道，只要张医生做出了决定，我都照办。张医生告诉我，孩子可能得了脑膜炎，暂留院隔离观察。我陪了她一晚，第二天化验出来是脑膜炎，必须送去市里的传染病院，我就抱着她坐上救护车去市中心的瑞金医院。这一路上，望着她痛苦的小脸，僵直的颈项，甚至听不见应镗在对我说什么。

瑞金医院当时叫广慈医院，有一个隔离病区，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医生很快就做出了诊断，并安慰我们说，在高桥第七医院作出的处理非常及时。说着就立刻把孩子送进了病房，做隔离处理。我吓得唯一一次向一个人跪下。这个姓徐的医生真是好人，他扶我起来，知道我是从高桥赶过来的，就说：“隔离是必要的，你不要慌，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抢救的。你们是教师，天天从高桥过来，交通不方便，留在这里对你们和孩子都不好，回去吧。以后每天下午四时左右我打电话把孩子的病情告诉你。我们都会对工作负责的。”

我只好听徐医生的话，随应镗一起回高桥，这一段旅程要近三个小时。我真不知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第二天下午，电话来了，徐医生告诉我孩子情况还好，但身上出现了很多红疹，问我不知道她和她出疹子的孩子有过接触没有？并问了孩子以往的健康情况如何……以后每到四点钟，我就去电话间，听徐医生告诉我孩子的病情。“看来，她一天好似一天。”我除了感谢什么也说不出来。三十多天后，应镗抱着康复了的孩子回来了，我们一齐经历了这一段可怕的日子。一心感谢那位天天打电话告诉我孩子病情的徐医生，到现在也忘不了他的样子。

孩子的好了，但到15个月还不会说话——连妈妈、爸爸都不会叫。就在这时，教育局要我去上海参加设立在华东速成学校的中学教师培训班。应镗要求他们让我留在高桥，通知我去培训班工作的人只说是紧急任务，必须即日报到。我决定自己去上海市向那个单位的负责人说明，争取留在高桥中学，照顾好孩子，也教好即将毕业的高三班学生。我去了，要求被拒绝了。但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是不容许你“因私废公”的。说实话，在我带着行李去上海、住进华东速成实验学校教工宿舍时，我是在埋怨那些不通人性的领导的。

去了速成实验学校，住进了安置在一个叫毛全泰旧木器作坊里的宿舍后，家里的生活比较安定了。土改的工作已经结束，我们把在土改时定性为“操持家务”的婆婆接来，照顾三个孩子（包括那个看起来似乎哑了的小女儿）。我们的第四个孩子，那时快出生了。

如果有人问我，你这一生，什么是最快乐的时候？遇见了什么事？我会立刻回答说，是在第三个孩子第十六个月这天。那天，我从学校回到宿舍，婆婆正在饭桌旁给孩子们打鞋底，看到我回去就告诉我：“你的小女儿像是能认字了，她方才指着报上的一些大的‘上’字，要隔板上的娃娃。”我不太相信，就问我女儿，“你要的是什么，在哪里？”她急了，指着那木箱装的《二十四史》上刻着的“上”

字，再指指那个隔板上的娃娃。她认字了，真的。我念上，她就指“上”；我接下，她就指“下”，甚至认识《二十四史》中函上的“中”字。她不傻，也不笨啊！从那天起，我们就有意无意地念一些字，或让她读，或让她指认，她确实都能认识。七足岁时，她上了学，以后，一直是老师心目中聪明的孩子。父母的“右派”“改正”后，她考进了华东师大，毕业后留校教书。现在，她是一所知名大学的语文老师，被学生誉为“最受我们欢迎的老师”。

第四个孩子是在被忽视中成长的。不知为什么总被认为不聪明、不出色。大概是因为他出生不久，我们就被打为右派。爸爸一直受审查，妈妈一次次下乡劳动，一次又一次病倒。到十年动乱开始后，就夺去了受父母照料的可能。69年11月，他跟小姐姐一起去黑龙江，那时，他才15岁半。他在黑龙江成长了，成为一个很强的劳动力。74年底，下达政策，家中一个孩子没有留的，可以回来一个。让谁回来呢？我和应镗都没有表态，或说没有机会表态。知青办来了信，说：“程念祺决定留在新点（他所在的生产队）锻炼，让他的姐姐回来。”为此还夸奖我们对孩子教育得好。我哭着读完知青办的来信，和他爸爸沉默了很久。儿子后来和姐姐同年考取了华东师大，学的专业跟爸爸的一样——历史。

这个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人的理解和爱。71年，他臂弯处生了一个瘤子，回来就医，是我陪他去第八医院的。一个从第一医学院下放在那里的医生，一个中年人，诊病时很仔细，给人以可信赖的感觉。他诊断是海绵状血管瘤，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越早越好，晚了怕影响他这双臂膀的灵活性。他考虑了片刻，说：“后天是星期四，我休息，让他来，在门诊部动手术。”那天，我们如约去第八医院门诊部，却不见汤医生在那里。我犹豫了，他会来吗？就带着儿子向医院门外走去。孩子问我，“你为什么不相信别人？今天动手术，不是医生提出的吗？你有什么理由要对我们失信呢？”我想他说的对，就回身去了门诊部。路上遇到一位护士，问我们：“是不是来找汤医生手术的，他正在手术室里等你们呢。”在这件事上，我认识了自己的孩子，也认识了对事对人负责的汤医生。

第三年春天，孩子带了他自己采摘的、洗得干干净净、挑拣过的黑木耳，让我陪他去汤医生家。这是我第一次恳求别人接受我的馈赠。我想说，这是一个母亲诚挚的心，不能拒绝。他检查了孩子的臂膀，想了一会儿说：“长得很好，我收下这包木耳。它将会成为我事业道路上的一个激励。”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位医生说的话，我要牢牢记住，生活中有很多不应该忘记的、美好的事。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 我的一生

作者：李宗渠（上海）

## 分类广告 CLASSIFIEDS

### 楼房分租

Indy西边安静好社区独立楼房。有BUS站，离downtown和IUPUI才7.5 Miles。包水电气费。单人400/月，双人500/月。请Call 503-588-8231。

### 招聘启示

医生诊所招聘医学助理，需要简单英文，有合法工作身份。有意者请致电：317-966-3910

### 寻找室友

52和Lafayette，交通方便，(IUPUI, downtown, highway)，购物便利(Meijer, Walmart, 中国店和餐馆)包水电气，价钱合宜。联系方式：317-490-8642

### 印城张老师学坊

张老师，南佛罗州教硕士。1:1教学，教学内容：克服学习障碍(自闭，阅读，迟缓)；新移民、成人英语阅读。邮箱：katsutaining@gmail.com；电话：813-220-4872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

### 招聘

寻找做饭小时工，每天三小时，负责晚饭后及轻度打扫，Fishers Geist区，有意者请于上午11点后致电317-200-1940。

### 招聘

Rice Cooker is hiring Full time Cashier and Carry-out packer.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Michael at 317-702-6882 1211 W. Oak St. Zionsville, IN 46077

### 聘兼职职工或家庭看护

\$50/half day 3-4 hours. 5-6 days a week Call or text Karen at :317-414-3218 Email: kyan88@comcast.net

### 招聘

诚聘熟手厨房杂工多名。联系电话：317-446-5850

### 招聘收银员

越华超市急聘几位收银员。请联系周先生 502-439-6427。

### 餐馆招聘

请启台、洗碗工、帮炒。有兴趣者，请联系幸运楼 317-446-5850

### 商机

有一份不但让自己身体健康长寿，又可以拥有让普通人都可以掌握的全球生意。你愿意拥有吗？联系电话：317-645-3715；微信号：godloveme777

### 印州缘来介绍所

临时住宿，机场，客运站接送，婚姻，各种职业介绍等。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317-964-1769

### 印城精诚装修

商业店铺、翻新房屋、地下室、卫生间、厨房、地板、瓷砖。拥有商业保险，经验丰富，价格合理，免费估价。联系：王文权，电话317-446-8788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 现金收购二手车

现金收购各种旧(废)车辆，废车处理，拖车服务。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317-828-0820

### 美式快餐店转让

位于86街与Michigan Rd.有意者请与(317) 660-1799 联系。

### 美容院/指甲店转让

Very new beauty salon / nail salon for sale. North of Indy, great location with potential walk-in customer. Owner has other commitment. 店好区好利润高。电话: 317-225-3338.

### Buffet 出售

印州中部Buffet店，地点好，学校附近。简单易做，成本低。生意稳定、包赚钱。有意者请电：317-776-1335

### 美容美发专营

17年经验理发师，专营各式男女理发、婚礼盘头化妆、美容护肤面膜。服务周到，价钱合理！电话：317-964-1769 地址：10255 N College Ave., Indianapolis IN, 46280

### 黄师傅专业地板

十余年专业地板施工经验，承接过多家建筑公司工程。现承接商业、家庭各种木地板工程。精心施工，免费评估。电话：317-828-8257。

### 机场接送

提供机场、公交车站等接送服务。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317-828-0820。

### 搬家公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经济实惠



1-888-218-MOVE

如您想刊登分类广告，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gmail.com，或致电：317-213-5825。分类广告价位：每30个字\$5；加入照片\$5；加边框\$20